

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  
墮圯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鷓  
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灰人意  
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  
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  
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父在燕山赴北人張惣侍御家集出侍兒佐  
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

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  
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  
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  
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  
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爲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  
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  
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及曰



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  
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  
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  
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  
七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 兌爲羊

兌爲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  
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

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  
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  
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  
而羊上進至于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  
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  
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  
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 晏子楊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



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  
不與崔慶者晏子難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  
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  
然據正以社稷爲辭非豫子可比也楊雄仕漢  
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  
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  
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

一以貫之

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  
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真  
以戲莽爾使雄善爲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  
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  
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  
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  
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



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間果不能知之以  
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嘗  
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  
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  
爲二子皆孔門高第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  
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  
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  
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  
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爲不  
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  
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  
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  
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  
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爲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  
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  
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



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侯爲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

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爲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萑苻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爲治而不思教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爲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爲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爲存轉禍爲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爲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元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  
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  
三四十餘年爲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  
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  
非偶然也

### 東坡羅浮詩

東坡游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

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  
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  
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  
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又有蔡少霞者夢人  
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  
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予  
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  
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



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  
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玄卿之  
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  
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  
宏宏崇軒轡轡雕珉盤礎鏤檀竦窳碧瓦鱗差  
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駟虞巡徼昌明  
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颿遐集聖日俯晰  
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  
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

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  
泠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  
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  
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  
清殿碑倣其體爲銘詩曰天池北陟越領東鹿  
銀宮旗旗瑤殿轟轟陞納九齒閭披四目楯角  
儲清簷牙袤縉雕牖甜閭鏤楹熠煜元尊端拱  
泰上乘籙繡黼周張神光晬穆寶帳流黃溫幌  
結綠翠鳳干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鷺仙翁立鶴



昌明侍几眉連捧燾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  
清塵霽雲散穀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滄澹  
勾漏蓄縮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  
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厓罷徼赤子累福  
億齡聖壽萬世宋錄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  
終不近也

###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  
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

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  
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  
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  
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  
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  
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  
言爲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  
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



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顯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



中欲節次覬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爲故一切罷之官吏旣散文書皆爲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爲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爲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爲煨燼吁可惜哉

### 孫臏減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爲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旣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



至不差畧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斲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爲之而不精考耳

###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旣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

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絰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一筆卷第十三

容齋一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  
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  
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爲之邪予謂三百  
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爲若周公召康公穆  
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



容齋一筆卷第十三

容齋一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  
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  
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  
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  
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  
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



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  
可一槩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聲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鄧康成始并入下  
句皆指爲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爲深  
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  
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  
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

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遊雲夢而縛信夫以  
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  
逆蓋有以啓之矣

###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槩  
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  
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  
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  
地以鐵爲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



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圻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爲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蚩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爲六二與九五爲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爲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爲坎乎坎爲輿爲盜旣獲



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文之義云

###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叅軍方其据几正坐噫嗚訶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爲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



定公所著措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厥  
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  
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  
能髣髴全義所爲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  
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  
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  
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  
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  
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

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  
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  
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  
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  
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  
之內號爲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  
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  
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喜動  
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



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或  
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人如何不衆  
助自是民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  
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  
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  
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  
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

曰爵方父癸則爲之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  
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  
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  
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  
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  
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  
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  
祁讓偪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  
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



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偏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卽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

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



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爲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

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爲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爲法也

舒元興文

舒元興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旣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



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逐背者如訣拆者如語會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王筴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  
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



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  
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  
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  
沒大抵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薄余  
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  
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  
後遂以爲常典而致仕又遷一秩梁揚祖終寶

文學士宣奉大夫旣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  
龍圖學士蓋以爲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  
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  
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  
之例以贈王德葉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  
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  
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  
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  
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爲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  
說者乃以爲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  
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  
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東  
不流東楚邱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  
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  
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  
浚之城在河之濟在河之漘在河之浹山有樞  
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駸山有薜薇隰有杞  
檇言秣其馬言采其蕀言觀其旂言韞其弓皆  
雜出於諸詩而興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  
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  
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  
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

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



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  
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  
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  
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  
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容方國二十國事最爲  
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  
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

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乳國之  
僮口以下直爲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  
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  
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  
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  
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  
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  
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飧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

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征歛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歛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爲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少安立



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句今  
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  
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  
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  
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  
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  
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  
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  
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侵刻日多實不

合使凶庸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  
勢而爲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  
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  
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誦其  
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  
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  
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



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  
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  
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  
疑今以時自詣則衆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急怒  
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  
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一筆卷第十四

容齋一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  
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  
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恩招懷爲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  
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  
垂滅矣猶下詔喻之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  
疑今以時自詣則衆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爲急怒  
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  
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  
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爲聖豈理也哉  
容齋一筆卷第十四

容齋一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絕  
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  
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  
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  
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  
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  
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



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  
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  
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  
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  
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  
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  
淚爲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  
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  
可默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  
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  
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爲衛將軍舍人家監使  
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  
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  
以爲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



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與褚生所書爲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

也

###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喜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寬之欽復說鳳以爲



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  
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  
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  
國權與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  
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  
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  
既任情無例不可用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

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  
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  
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  
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  
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  
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  
謂過班罔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  
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



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

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  
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  
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  
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  
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窓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  
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窓朝日  
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塔



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  
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  
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  
味云

呼君爲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  
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  
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  
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

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  
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  
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  
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  
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  
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闕宮頌君之詩曰  
俾爾富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  
卷阿旣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爲爾大明日上帝



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  
或稱爲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  
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  
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  
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  
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  
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

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  
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  
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  
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  
謀慮所可爲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歲  
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  
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



補治有方當愈疆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間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文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文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爲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



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爲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

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决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駮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

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皆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



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爲人

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饑者易爲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攷

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爲熙寧御史則逐於熙寧爲元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爲紹聖諫官則逐於紹聖爲崇寧大臣則逐於崇寧爲大觀宰相則逐於政和其跡是矣而實不然爲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爲密院所治遂撫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貶爲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卞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



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  
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  
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  
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  
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  
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  
云

### 爲文論事

爲文論事當及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

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  
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  
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  
費捐五萬之師屢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  
封爲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  
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  
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



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

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景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號國門前關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衛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癩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  
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  
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  
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洒掃撰杖屨於  
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膚  
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  
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  
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  
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  
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誤輒  
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  
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真善



頌也。或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旣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剋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珣即具，豪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珣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珣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

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珣愧歎而止。後每爲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昧謝爲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爲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



阿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  
吾無所歸矣表爲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  
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  
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  
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  
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  
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爲  
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  
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  
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邁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